

疏影横斜醉客身

□ 戴 明

余好静，学生时代偶尔打打篮球和乒乓球，进入不惑，连续两辆代步自行车被“梁上君子”牵走，干脆步行上下班，好在不算太远，早中晚四趟，这一走就是二十年。退休后，体检发现血糖偏高，本着“管住嘴，迈开腿”的原则，开始散步。

散步与上班时的步行当然是有区别的，上班时穿街过巷，快捷为上，事多时紧，来去匆匆，即使沿途有风景也无暇欣赏，纵然驻足，也不过惊鸿一瞥。而晨昏散步就不一样了，在这暂住的城市三环之外，有湖泊湿地，河流池塘，林成片、花满坡，远望有山，近看有水，可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以春看桃李芳菲，夏赏“接天莲叶”，可以深秋“枯荷听雨”，冬陪“梅花傲雪”。走过一年四季，在路边看到舒展的野菊，撑起白绒绒小伞的蒲公英，月季攀爬着围栏，蔷薇垂下瀑布般的花帘，墙角的紫花地丁开成星子，即使踏雪寻梅的时候也可能意外地发现寒风中含笑的茶花，至于百花盛开的春天，那就更是目不暇接了。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路，更是一场与自然诗意的邂逅，那些鲜活的色彩，那些变化的芬芳，总能让心底的褶皱被温柔地抚平。

一山一水，一花一木，风霜雪月，花鸟虫蝶。沿途的风景，无不自带诗意，有时心有所动时便留下四言八句。

路边的花当然大多是易栽易管理的常见花卉，不过有些还是很有些气质的，比如“四君子”中的梅与菊，尤其是菊花，虽然不是那种供展览用的名贵菊种，但夏菊、秋菊、寒菊，一样都不少见。去年，小区不远处一坡地就新种了一片黄金菊，转角处另一坡地则是长叶蝴蝶草，可喜的是当年栽种当年开花，至秋依然灿烂，她们与原先的松树、丛竹、杨柳等交相辉映，既为一旁的荷塘锦上添花，也为我的散步增添了一个新的地方，曾经欣喜地为她们写下：

不与群芳竞暖寒，
孤标冷对万木秋，
长依五柳松为友，
更抱寒香醉九州。

春节前一场大雪覆盖了那片黄金菊，由于面临北坡，寒风裹着积雪将她们深埋在雪下，原以为她们挺不过这个寒冬，可随着冰消雪融，春回大地，她们又重生了，如今盛夏时节她们依然盛开。

有时想想，菊花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为何在花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呢？比如“花中隐士”的雅称，“十二客”中占有“寿客”的位置，诗词中也常用菊花比喻品行高洁的人。菊被赋予了高洁隐逸、淡薄名利、超然物外的文人精神，五柳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知撩动过多少文人的心。菊花除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是重要的民俗符号，“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重阳齐山登高时就将这一符号艺术化而流传千古。此外，古代“菊”字曾作“𦵏”字讲，意思是一年之中花事到此结束，所以才有唐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的说法，百花凋谢，唯菊独放，叫人如何不“偏爱”呢！

可见名花之名除了外在特质，本质上是通过历史、艺术、民俗等长期文化建构的结果，使之从自然植物升华为情感的载体和价值观的符号。而普花的文化意义则多停留在直观的审美层面，更贴近自然属性，这种名与非名的区别更多的只是人类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权重要了。

如果说菊花象征隐逸、高洁、超然的品格，那同为四君子之一的梅花则象征坚忍、自强、奋勇的精神。现在春花开放的美人梅、红梅等比较多见了，小区就有几棵很漂亮的美人梅，不过感觉还是不及寒梅，除了

因为与桃李樱杏等同时争艳并无特别优势外，大约既缺少“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坚韧，也没有“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孤傲，更少了“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文化内涵吧。

去年大雪后的正月初四，雪才开始融化，有同学就在江滩公园拍梅花照，依林傍水的寒梅好像全然没有刚经历过大雪的模样，开得依然精神，将梅花的傲雪凌霜、清高孤傲的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不由得在照片下留言：

依林傍水长精神，
疏影横斜醉客身。
腊尽忽逢千树雪，
江滩早报数枝春。

说实话，梅花诗是最不易写的，无论是梅花的自然属性还是梅花的文化属性，古人都写完了，也就我们这些不会写诗的人才敢四言八句，反正是朋友间的微信体。

古人不光写尽梅花诗，描写梅花的雅趣也不少。北宋时期文学家和隐士林和靖饱读诗书却不愿做官，以采药、种花、捕鱼自给自足。中年时，他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种下三百六十余棵梅树，以梅为伴，以鹤为友，酌酒吟诗，留下“梅妻鹤子”的典故，可见爱梅之深。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书生从戎，秀才为兵，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官至兵部尚书，六十多岁仍请命出山抗击法军，一生功劳卓著，却六次辞官，写下“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的诗句，以梅托志。他在石钟山建造名为梅花的梅花厅，四周植梅，并在梅花厅中立下为官不收礼、不受贿、不徇私的“梅花厅誓言”，临终时依然惦记着梅花，题诗“一生知己是梅花，万幅梅花报春晖”。

小区除了春梅，也有几株樱花和杏花。这几年客居在此，杏花似乎知道我是客，年年提醒早回家，因为杏花开时，就是我该回老家为先严先慈扫墓的时候了。今年清明前，连续几天风雨，飘落的杏花将树旁那段小径铺成了杏花道，也随风飘满了池边的水面，小雨时，擎伞漫步，写下《雨中杏花》：

轻寒漠漠掩柴扉，
细雨蒙蒙湿翠微。
节近清明花半拆，
素英沾雨逐波飞。

杏花有知，次日雨停，我踏上了返乡的路。不知为何杏花没有被列入名花之列，甚至未能入选宋代文人张敏叔的《十二花为十二客》中，其实杏花还是很美的，也很有文化底蕴。看看她的几个雅称就知道了，比如作为春季的信使而获得“孟春客”的美名，作为二月的代表性花卉，“杏花月”成了二月的别称，当她与江南烟雨结合，被美称为“烟雨客”，而雅称“玉雪肌肤”更升华了杏花的洁白如玉与清丽气质，唐代科举放榜时正值杏花盛开，因而又被赋予美好寓意的“及第花”，谁可以与她比肩？好在古人并没有慢待杏花，“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露杏花梢”，诗人们谁忘了杏花呢！

三国名医董奉更将杏花升格为一个行业的标杆。董奉年轻时发奋钻研岐黄之术，学成后周游天下，以医术治病救人，据说途经今安徽凤阳，看到当地因战乱贫病交加，十分同情，便在凤凰山之南的小山坡上住下来。他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鼓励人们在荒坡上种植杏树，但人们一时未能接受，他便“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万余株，郁然成林”。后来杏子成熟时，规定凡买杏者不必通报，留下一斗谷子，自行取走

一斗杏，他再将谷救济灾民。董奉去世后，杏林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至今杏林仍是中国医界的代称，人们用“杏林春暖”和“誉满杏林”称颂医生的品质高尚和医术精良，医家也常以“杏林中人”自居。

像杏这样有文化属性的花都未能纳入名花之列，那路边、小区、花圃、窗台几乎随处可见的蔷薇和月季，也就只好列入普花系列了。当然普花依然是有文化意义的，只不过更贴近自然属性。

蔷薇是蔷薇科蔷薇属部分植物的通称，主要指藤茎蔷薇的变种及园艺品种。蔷薇喜欢阳光，亦耐半阴，较耐寒，耐干旱、耐瘠薄，早开花者可在三月间，次序开放，可达半年之久。可见蔷薇适应性强，花期长，难怪比较常见。其实从唐诗宋词里也能看出这一点，“倚墙当户自横陈，致使贫家似不贫”“莫嫌村巷蔷薇野，春晚犹堪取次看”，唐人陆龟蒙和宋人倪长辅的诗告诉我们，蔷薇在贫家也可以“自横陈”，在村巷一样可以“取次看”。蔷薇的确普通，的确常见，的确亲民。

孙子就读的幼儿园的马路对面有个小区，从围墙窗中看到沿墙种有不少蔷薇和月季，常常有那么几枝耐不住墙内的寂寞，从窗户探出头来，看看墙外的风景，看看我们这些等幼儿放学的家长们。有时随风摇曳，好似在打招呼，去年秋天为此写下四句作为对蔷薇和月季的回忆：

小萼摇风破绿枝，
红绡蘸露蕊黄轻。
原知九月催寒紧，
犹向晴窗探快清。

很多花都有别名、雅称，蔷薇也有，比如别名蔷薇、刺藤、刺莓苺，雅称野客、雨薇、买笑花等。其中“买笑花”的雅称还与一位皇帝有关，据《贾氏说林》记载，上林苑中栽培有蔷薇，汉武帝与宫女丽娟在园中赏花，时逢蔷薇始开，态若含笑，武帝叹曰“此花绝胜佳人也”。丽娟戏问：“笑可买乎？”武帝说：“可。”丽娟便黄金百斤，作为买笑钱，以尽武帝一日之欢。“买笑花”从此便成了蔷薇的别称。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看看微信，发现有同学在炎夏的早晨游园并拍到了盛开的蔷薇，便“看图说话”留言，作为此文的一段插叙：

幽亭寂寂柳荫浓，
炎夏噪蝉少花红。
最是多情千瓣紫，
几枝轻摇送晚风。

同属蔷薇科的月季与蔷薇、玫瑰被称为中国蔷薇三姐妹，她们都比较常见。月季因一年四季开花，更多见于花圃和普通人家的盆栽，其雅称为月月红、四季花、长春花、斗雪红，还有胜客、瘦客等很有文化气息的名字。宋人张来诗：“月季只应天上物，四时荣谢色常同。可怜摇落西风里，又放寒枝数点红。”看来今人喜欢，古人也很高看。

去年初冬，晚上外出散步，路过一个已经拆迁后的区域，周围围着栅栏，一角还残留有一栋荒芜的小楼，不知是当时拆迁时最后使用过，还是想作为以后开发时的临时用房而特意留下的，旁边还有一条废弃的小路，我经常散步经过，从未发现有人进出。那天突然看到一位老人在寒风中踽踽独行在那条小路上，转了一圈回来，老人还在那里，觉得有些奇怪，便走近聊聊，原来老人以前就住在这儿，“今日路过，进来看看。”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指看不远处几株稀疏的月季说：“这是我种的，不想还活着，大约等着我吧，我走时带回去。”看老人有些睹物伤感的恋旧神志，就劝说道：“天冷，这里光线又差，您早点带她们回去吧。”与老人辞行后，一路走，一路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中，想那老人、

那月季、那曾经的邻里、那过去的岁月，回家后写下：

荒园寂历草萋萋，
废圃空余旧槿篱。
而馥颊垣苔色重，
霜凝曲径履痕稀。
曾偕邻叟承晓露，
今伴寒禽送晚曦。
瘦客未改春时性，
犹向朔风展玉姿。

东坡先生说：“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老人的月季就像东坡先生的《月季》一样，即使长时间没有人护理，知道“寂寞开无主”，也依然独自在冬天奋力开放。好在月季等到了老人，老人重逢了月季，我想那月季大约寄托着老人的一段美好生活吧。

月季的花色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常见以红色和粉红色为主，家庭盆栽多为这一类，但黄、白、玫瑰红都有，甚至还有紫、橙、蓝、绿和黑红，当然那些少见花色已登上大雅之堂，属于名贵之列了。

一次，在微信群里就看到了一张摄于公园的黄色月季照，在周围红色月季中显得非常亮眼，甚至有些张扬，于是为这份张扬写下了四句：

花期每到便张扬，
占尽千红更著黄。
不与姚黄争富贵，
长伴玉骨散清香。

月季也是有故事的，二百多年前，中国的朱红、中国粉、香水月季、中国黄色月季四个品种，经印度传入欧洲时，正在交战的英法两国为保证月季安全运送，竟然达成暂时停火协定。后来与中国蔷薇杂交、选种，法国青年园艺家弗兰西斯经上千次杂交试验，培育出“黄金国家”新品种，此时正值二战爆发，便将新品种寄往美国，又经美国园艺家培育出新一批品种，其中一种命名为“和平”。一九七三年，美国友人欣斯德尔夫人和女儿一道，带着欣斯德尔生前留下的对中国人民的深情，手捧“和平”月季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个当年远离家乡的月季使者，环球一周，又回到了它的故乡，留下了一段佳话。

几年来，散步走过小区内外，路旁塘沿，河岸湖边，看到的当然不只是杏花开后菊花开，月季“更与梅斗雪霜中”，常见的花还有很多，有的零星，有的成片，有的精致，有的随意，有的是园林工人的栽培，有的则是鸟与风的功劳。好花知时节，依时恰恰开，李花、梨花、樱花争艳，玉兰、杜鹃、荷花竞放，百子莲、乌桕梅、马丁香、木芙蓉不开自香，萱草、月见草、蝴蝶草、车轴草各有芬芳。

人在饱暖之后，就会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花草装点生活，不只是停留在美丽的自然属性上，更有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融入了人的习俗、艺术与修养、乃至信仰和精神的追求。

如今，都市的大街小巷被精心布置，小区庭院为花卉装点。乡村的房前屋后既有桃李杏梅、梨枣桑槐，更有田野稻花、油菜花的花海连天。一年四季，或春日繁花似锦、夏日荷塘映日，或秋日金菊傲霜、冬日寒梅凌雪，当然不全是花，如茵绿草、金风杏黄、白桦披素、枫叶醉红，都无一不为生活增添一抹温柔与浪漫，让日子多些温馨与诗意。

“时光不语，继续成诗”。人的一生，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各有各的日子，不是风花雪月才是景，并非远方才有诗，人间烟火，也能一日三餐皆成诗。

我不擅长写诗，但有时会用“四言八句”的日记体，将凡人俗事，熬出点诗意，记录生活。

工分分得的口粮，只能维持当年的生活，每到第二年开春，家里的米缸子就空空如也。为了让一大家子过日子，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每年在农闲的冬天，就结伴去长湖打菱角、挖藕，以贴补一家人的生活。因为身体长时间被冷水浸泡，风寒进入了体内，父亲落下了风湿病，到了中老年，有时关节痛得寝食不安。

为了让孩子们长身体，父亲总是忍饥挨饿。常听堂兄、堂姐们说：“二叔吃饭的时候，只要锅中的饭不多了，他就不吃了。”夏天日子长，父亲在田间耕地，母亲每次要堂兄、堂姐送去的粑子、饼子，他都不曾吃过，都要堂兄、堂姐吃，还叮嘱她们：“不要让你们二婶知道。”后来，母亲还是知道了，责怪父亲为什么不顾自己的身体？父亲还是那句话：孩子们正长身体，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母亲只好含泪地说：“你是家庭的顶梁柱，你的身体垮了，几个孩子更没有依靠了。”父亲含泪地点了点头。

因为当年一次又一次的挨饿，以至于后来父亲刚刚进入六十岁就患上了食道癌。无情的病魔折磨了父亲两年多，最终在1990年5月，父亲带着不舍和无奈，痛苦离世。

父亲的一生很平凡，平凡得像门前的椿树，巍峨、挺拔，用伟岸的身躯顶起一个多灾多难的家，为人家遮风挡雨。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爱凝重而沉默，与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醇厚深沉。每当回忆父亲，我总是泪眼婆娑。父亲的许多片段和故事，总是那样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我的心灵深处。让我一次又一次体验到人生的凝重，生命的苦难，还有那至纯至美的人性。

记忆深处，父亲那佝偻而坚定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很长，在我的心中永远定格成一幅难忘的画面。

平潭看海

□ 曹玉治

第一眼

第一眼看到的大海
在平潭的凌晨，比我矮十三楼
海浪不凶，像一串串小鲫鱼
向岸边涌来，想给不速之客按摩
渔船，像被遗弃的孩子
横七竖八，等着我去抱养
海风太轻，吹不醒它们的梦
正如，那么厚的蔚蓝
也涂改不了，我的沧桑
而这一切，可能都是假象
大海的骗局，天空都难以破解

李跳跳

我努力唆使李跳跳
像看哪吃那样，认真看诗
想顺手牵羊，偷出一首小诗
我引诱他说：“大海帅不帅？”
他不屑一顾：“哪有我帅！”
童年无忌，在68海里的键盘上
李跳跳乱弹琴，奇怪
涛声的节奏，居然
没有嫌弃乱石的乐感
时逢潮落，沙滩戏海
李跳跳得寸进尺，外婆很急
他说：“不急，让我再等一个浪”

喂大海

蚂蚁般的过客
从四面八方爬过来
喂大海一口
喂男人，一个波涛一梗硬骨头
喂女人，一朵浪花一生蓝眼泪
喂悲欢离合，潮涨潮落
喂江山社稷，碧波万顷
本人一介书生，囊中羞涩
只能给大海，喂几个枯瘦的汉字
和几片，历史的天空

猴研岛

像苏东坡的念奴娇
更像余光中的乡愁
68海里，是一根最细的血管
随便破点皮，血就流到了台湾
面朝大海，家人担忧我的背影
其实，我只想，用苍老之忧愁
兑换，游子回归的笑容
女儿靠在席慕蓉的诗上撒娇
她很想，和诗人的那棵树，一起开花

女儿情

女儿曹艳，是平潭看海的总设计师
她的思路很简单：“大海很大，里面全是海水”
她对李跳跳说，海水也喜欢跳
她对李圣兰说，海水是高三的蓝墨水
她提醒老妈：“海水很咸人，像盐水”
她煽动老爸：“海水很浪漫，像情诗”
由远及近，我偷拍了女儿的温柔
境界欠佳，远不及，海上生明月的
一滴海水

背 影

在乱石上看海
总有跳下去的冲动
我使劲把目光推向远方
想在海天相接处，安放余生
大海嫌我太轻，经过一朵浪花的童年
天空嫌我太痴，痴过一只孤雁的惆怅
海风劲吹，涛声频频点赞
它们旁若无人，爱得死去活来
含它们的抒情，买不起一滴海水
对平潭诸岛，我只奉献背影

夏桐柏新著

《长望水云间》出版

□ 彭桂生

近期，湖北省作协会员、监利作家夏桐柏又出版了一部由中国现代作家出版社付印的散文集——19.2万字的《长望水云间》。此书收录了个人文稿54篇，共编录为云水娇、和云翥、云水长、云水吟、云水情、云水恋、云水谣等7辑，分为事物、风物、人物和景物四大类，一目了然，井然有序，充满着无限的气韵之美、思维之美、灵性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其文笔清新质朴、笔触细腻独特、情趣高雅别致、意蕴隽永纯正，充分表达出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强烈愿望和浓郁情感。

夏桐柏原在监利县广电局和县电视台担任领导职务，退休后勤学不怠，笔耕不辍，锲而不舍。其撰写的新闻报道、通讯、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散文等文学作品经常在央视及省市电视台、全国知名刊物网络媒体上刊登和播出，在“中国当代散文精选”等全国性征文大赛中，30多次荣获各等级奖励，作品曾入编十多部文集，他个人先后出版了《閃光的纽带》上、下卷和《窗缘五十年》《走向远方》等文集。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理事；《青年文学家》杂志社理事；南国文学社副主编等。

“云上监利”客户端



安卓版



IOS版

家好心的房东，求得一处废旧的杂物间容膝。

荆门市潜镇毗邻长湖，湖中浅水处盛产菱角、莲藕、高笋、浮萍等水生植物，水中的鱼虾也很多。安顿下来之后，父亲带着叔父下湖打菱角、挖莲藕、捕鱼虾，收获的“水中粮食”除了一家人自给自足之外，剩余的都拿到集市上去卖，然后换得一些简单生活物资回家贴补。父亲和叔父年轻时都学过皮匠手艺，寒冬腊月，天气变冷，不能下湖了，两兄弟或是在家做木屐、皮靴、皮鞋，制作大鼓、小鼓；或肩挑做好的皮具串乡叫卖，还兼修各种皮具。

客居他乡的日子似乎安稳了，父亲庆幸大灾之年，你在我，一大家子能完整无缺团圆在一起。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旦夕祸福。就在客居荆门市后港的第二天，婶娘身染沉疴，医治无效，不幸客死他乡。婶娘时年22岁，丢下了23岁的叔父与两个孩子，堂兄两岁半，堂姐五个月。一时间，叔父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婶娘走后，老家的洪水也开始减退，父亲安顿好一家老幼后，租用一户渔民的小船，与叔父一起将婶娘的遗体运往老家。一千多里的水运路程，父亲不辞辛劳，忍饥挨饿，日夜兼程，向家的方向狂奔。当小船进入内荆河时，远远看见婶娘的娘家人在码头上等候。还未等小船到岸，岸边响起了一声心裂肺的哭声。小船到了岸，父亲、叔父、婶娘的兄长，三兄弟抱头痛哭。父亲泣不成声，对婶娘的兄长说：“哥，是我没有把弟妹照顾好，我对不起吴家的亲戚（婶娘姓吴）呀！”说完，两兄弟又一次抱头痛哭。婶娘英年早逝，魂归故里。父亲与叔父安葬好婶娘后，又原路返回荆门市后港。

上天似乎不眷顾苦难人家，一个星期后，堂姐因为缺奶水染上疾病，不幸夭折。幼不更事的堂兄因不见母亲日夜哭泣，堂前

屋后找母亲。父亲无可奈何，只好指着我母亲对侄子说：“这是你的妈妈”。从此以后，我母亲一直在履行堂兄母亲的责任，直到2008年，八十岁的母亲离世。

年轻的叔父历经了妻丧与失女之痛，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作为兄长，父亲不忍自己的手足这么年轻就孤身一人，于是就托当地的手东给叔父说媒。在好心房东的极力撮合下，叔父与一吴姓的丧夫之妇重组家庭。这样，父亲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下了。叔父虽然续弦了，但重组家庭或多或少有一些矛盾，世上有几个后妈能容得下继子呢？为了减轻叔父的压力，我父亲只好把三岁不到的堂兄带回老家抚养。

堂兄来我家后，我父母视他为己出，生活上，只要我兄兄弟姐妹有活的，堂兄必定有。我母亲除了给予堂兄生活上的照顾，最重要的是给予了其精神上的慰藉，让他渐渐从丧母之痛中解脱出来。以至于后来堂兄上学读书、成家立业，我父母尽到的责任都是父亲对亲生儿子应尽的责任。

光阴荏苒，流年似水，我的父母操持着一大家子，历经了农村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战胜三年困难时期等社会主义建设。我的几个大堂兄、大堂姐也相继成家立业，父亲为了娶亲嫁女无不耗费多少精力。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期，我也出生了，父亲当年38岁。我的降世，父亲既喜又忧。家庭增添人口固然是好事，但父亲肩上的担子更沉了。

父亲吃苦耐劳，在贫苦中隐忍。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不停地忙碌着。忙碌于田间地头，忙碌于家庭琐事，忙碌于谋求生计的路上。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计划经济时代，寻常百姓家解决温饱都很难。人口不多的家庭，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还能维持生活。而我家人人口多，劳力少，每年都是超支户。靠